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  
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  
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  
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  
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

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  
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  
浙江绍兴是越籍，  
我从进小学起就是越籍；  
直到现在，快三十年了，  
还是报的越籍。

绍兴我只去过一天，  
而我家是江都人，会说扬州话。  
我家是江都人，做小官，  
东海就是海路的终点。

我就生在江都，  
四岁的时候，  
将我们搬到扬州，  
只对海州有印象。

因为父亲是江都人，  
在邵伯住，  
万寿宫的附近，  
就是运河。  
扔瓦片顽儿，  
那儿有。

当年，  
骑它，抚摸它。  
镇里人多，  
多忘记了。

只记得，  
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  
我常到他家顽儿，傍晚和  
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  
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  
依依不舍，不想回家。

# 绿杨梦访

韦明铤 / 编

LuYangMengFang

LuYangMengFang

.....



【古城旧踪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 绿杨梦访



韦明铤 / 编

LüYangMengFang

LüYangMengFang

【古城旧踪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杨梦访 / 韦明铤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古城旧踪)

ISBN 7-5306-3218-3

I. 绿… II. 韦…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72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2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6.50 元

## 出版者语

一、本丛书名为“古城旧踪”，所选文字均出自本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的报刊书籍。为保持原有的时代风貌，此次出版除改正错字外，一律照录原文，不以现行汉语文字规范为准。

二、由于旧刊年久，个别字迹无法辨认处，以□代替。

三、本丛书尚有部分作品仍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编辑过程中，我们已尽力与其本人或家属联系取得授权。但仍有少量作者情况不明，无法联系。请这部分作者本人或家属见书后，尽快和出版社联系，以便及时寄奉样书和稿酬。

2001年8月20日



# 引 言

韦明铤

对于扬州文化来说,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个怎样的世纪呢?大体而言,可以说是平庸和过渡的世纪。上溯两个百年,即十七世纪后期与整个十八世纪,正当康乾盛世,那时的扬州文化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一切为今天扬州人所引为自豪的文化精粹如扬州园林、扬州八怪、扬州评话、扬州美食、扬州漆器、扬州学派等等,无一不是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当时第一流的水平。因而十八世纪乃是扬州文化最璀璨夺目的百年。接下来的十九世纪,由于交通格局的改写和盐政制度的变革,扬州文化失却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依托与经济基础;而一场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火,则几乎摧毁了扬州文化的物质精华。本来代表着江南文化的扬州人,到了清末却要靠“三把刀”(切菜刀、理发刀、修

脚刀)的卑微技艺去养活自己,并且在上海人的白眼里被斥为“江北佬”。人们似乎忘记了,正是在不久前,扬州还独领天下风气之先,并且集中体现着江南文化的优越、富庶、秀美和倜傥。十九世纪对于扬州文化而言,实在是最为惨痛的百年,是从顶峰坠入低谷的百年。

接下来的百年便是二十世纪。这个世纪对于扬州文化来说,是抚平创痛、追怀往昔的百年,也是抱残守阙、安贫乐道的百年;是徘徊观望、反思历史的百年,也是积蓄力量、企图再起的百年。若就文化自身而言,这个世纪并无了不起的建树。扬州文化也许可以分为技术的、艺术的、学术的三个层面。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二十年里,扬州的面貌的确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城市的经济并未实现腾飞。历史名胜本来已屡经劫难,幸存的部分现在也没有得到上规模的恢复。传统的艺术都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在这个世纪里基本上很少创新。而像戏曲、评话、玉雕、漆器等在历史上曾经风光过的扬州艺术或技术,在高科技面前都无不面临危机。扬州的学术传统曾以宏大的气象、浑厚的功力、创造的锐气和丰富的著作瞩目于世人,但二十世纪的扬州学人可以说寥若晨星。因此,我认为快要过去的世纪对于扬州文化来说,确实是一个平庸的百年。

但这又是一个过渡的百年。新的世纪对扬州充满了诱惑。面向新纪元,扬州在跃跃欲试,只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着力点和着陆点。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扬州应当迅速找到目标,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必须克服浮躁的流行病。在铁路出现于中国百年之后,扬州至今不通铁路,这漫长的时差给扬州与世界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距离不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消除的。扬州迈向新世纪的第一步,应当是科学、冷静和坚实的,而不是忙乱、慌张和

情绪化的。第二，应该放下历史的包袱。我们有过辉煌的过去，那是各种历史条件造成的。在诸多条件早已非复当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再把“重现历史辉煌”这样带有过浓感情色彩的想法当做现实努力的目标。历史既不能割断，同时也不能重演，下个世纪的扬州从物质到精神都应该建立起新的架构与机制。

当今天作世纪的回眸时，我是感到有几分遗憾的。这一百年当中，值得我们大书一笔的扬州文化成果有多少呢？除了朱自清、任二北两位教授之外，也许只剩下李涵秋的小说《广陵潮》和王少堂的评话《武松》还为国人所知了。我实在无法用“人才辈出”、“人文荟萃”这样廉价的赞歌去称颂二十世纪的扬州文化。同时感到遗憾的是，这一百年来扬州人对自己的历史太多的是怀旧，恰恰对它的总结、剖析、反思，扬弃做得太少。对前人创造的文化，我们当然应取历史的态度，不可粗暴地指责。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即所有被称为“扬州派”的文化，无论是园林还是盆景，说书还是剪纸，小吃还是玉雕，茶馆还是画舫，都不过是一些消闲文化。即使扬州学派，也仍以考据为事业，不仅未能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没有在工商、农林等实业方面提出新思想、新学说。对于扬州历史文化的先天不足，本应在二十世纪得到清算，可惜这个世纪是个不安宁的百年，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因而时间虽然快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远远没有完成对它的全面总结与清理。而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实际上，正由于文化反思的严重不足，才形成近百年来扬州人自大、自闭而又自卑的心态。用这种心态去迎接新世纪，是不合时宜也必定要碰壁的。

因此，我想，新世纪里我们的任务将是一面反思旧文化，一面建设新文化。我们将一面珍视和保存先人留下的那

些精致的古董，让它们继续发挥文化传承与艺术鉴赏的功能，但主要是作为文明进化过程的见证而存在；另一面则应在新的时间与空间里致力于建构一种适合于当代人生存方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大体上反映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文人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扬州。无论是曹聚仁式的赞美，还是朱自清式的批判，是洪为法式的怀旧，还是易君左式的调侃，都是我们重新寻觅古城旧踪的珍贵的历史文本。

昔日王渔洋有《送张杞园待诏之广陵》诗云：“茱萸湾上夕阳楼，梦里时时访旧游。少日题诗无恙否，绿杨城郭是扬州。”就让我们把读这些旧文的过程，当做对扬州的一次梦访吧！扬州梦醒之日，也就是扬州腾飞之时。





## 目 录

|              |        |
|--------------|--------|
| 引言·····      | 韦明铤/1  |
| 广陵对·····     | 曹聚仁/1  |
| 闲话扬州·····    | 曹聚仁/9  |
| 说扬州·····     | 朱自清/13 |
| 我是扬州人·····   | 朱自清/18 |
| 扬州旧梦寄语堂····· | 郁达夫/23 |
| 镇扬日记·····    | 田 汉/31 |
| 烟花三月下扬州····· | 叶灵凤/34 |
| 瘦西湖追感·····   | 刘庆文/40 |



## 目 录

|            |            |
|------------|------------|
| 扬州纪游·····  | 谢国桢/44     |
| 扬州杂记·····  | 吴组缃/50     |
| 扬州的夏日····· | 朱自清/63     |
| 扬州梦华·····  | [日]青木正儿/67 |
| 扬州·····    | [日]宇野哲人/75 |
| 扬州的小曲····· | 胡 适/81     |
| 扬州书肆·····  | 钮 东/84     |
| 看花·····    | 朱自清/90     |
| 狮子头·····   | 梁实秋/95     |
| 扬州续梦·····  | 洪为法/97     |



## 目 录

|                      |                  |
|----------------------|------------------|
| 财神日游财神庙·····         | 江慰庐 / 152        |
| 读《扬州十日记》·····        | 秦 牧 / 156        |
| 《扬州十日记》英译本序<br>····· | [美]阿·埃尔·贝德 / 160 |
| 《飞驼子传》·····          | 周贻白 / 162        |
| 《扬州画舫录》·····         | 周作人 / 164        |
| 焦里堂的笔记·····          | 周作人 / 166        |
| 董玉书的《芜城怀旧录》·····     | 郑逸梅 / 172        |
| 扬州人的生活·····          | 易君左 / 174        |
| 扬州的风景(上)·····        | 易君左 / 190        |



## 目录

|                    |         |
|--------------------|---------|
| 扬州的风景(下)·····      | 易君左/209 |
| 择偶记·····           | 朱自清/247 |
| 悲忆佩弦师·····         | 余冠英/251 |
| 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 | 余冠英/254 |
| 落魄·····            | 汪曾祺/258 |
| 还乡絮话·····          | 江慰庐/269 |

曹聚仁

## 广陵对

悲夫：丛冢有坎，泰厉有祀；强饮强食，冯其气类；尚群游之乐，而无为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

——汪中：《哀盐船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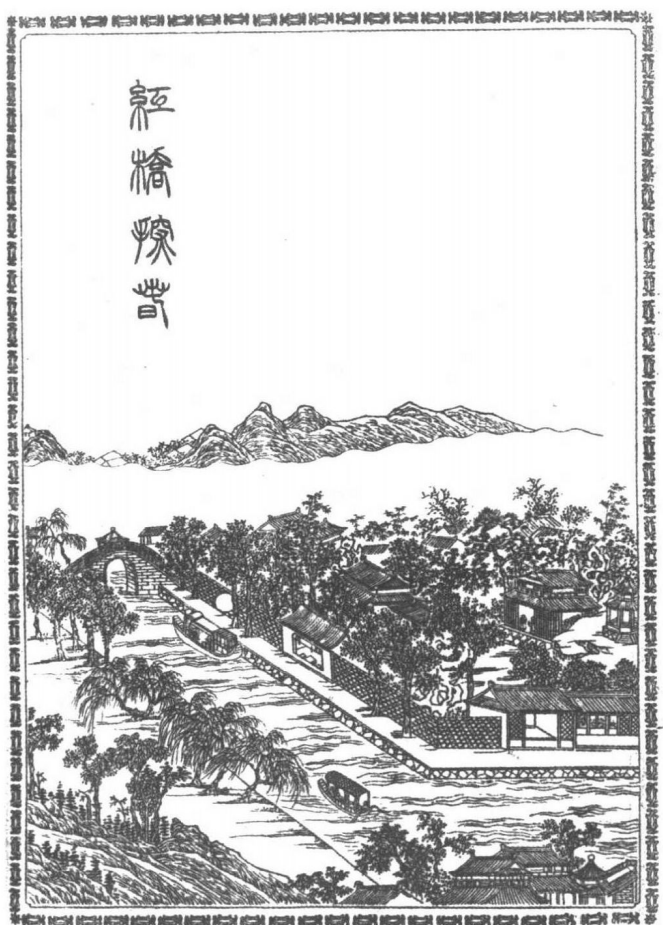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仪征盐船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人。从那以后，扬州这个世界性大城市，便慢慢地衰落下来。当时扬州文士汪中，写了一篇最有名的《哀盐船文》；我们看了，盐船大火，正是古城庞培的末日呢。清代文士，汪中自成一家言，王念孙说：“容甫淡雅之才，夸越近代，其文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渊雅醇茂，无意模仿，而神与之合；盖宋以后，无此作手矣。”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汪中访谒朱琦（石君）于钱塘（杭州），答述扬州割据之迹，死节之人，作《广陵对》三千言，博综古今，天下奇文字也。（章太炎所谓“今人为俚语者，以汪容甫为善”。）

从魏晋（纪元三世纪）到清乾嘉年间（纪元十八世纪），这一千五六百年间，我们艺术文化，集中在扬州。南曲的昆、乱以及北方的秦腔，都得朝宗于海，在盐商庭院中献过宝，这才鲤鱼上了

龙门，有了固定的地位。汪容甫的论述，句句都有分量的。相传，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花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两金。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头。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城内出，暮自城外入，五花灿著，观者目炫。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其先以安绿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人想把一万金一时散去的，其门下客把万金全买了金箔，载上金山塔上，向风飏去，顷刻闲散在空中，飞到草树间，谁也找不回来了。又有人，化了三千金，买了苏州的不倒翁，流放江流中，满江都是。又有喜美女的，自司阍以至灶下婢，皆选十八岁的清秀少女来任事。有的反其道而行之，专找奇丑的，看了不够丑，就特加毁坏，敷以酱汁，有如鬼魔。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这些二世祖，过着这样荒淫诡异生活，如何不转入世界末日，也就是汪中写《哀盐船文》的主旨。

不过，“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独照扬州”的日子，奇花异卉，有足称者。《画舫录》称虹桥为北郊佳丽之地，《梦香词》云：“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桡。”扬州人的游赏以船游为常。“游人泛湖，以秋衣蜡屐打包，茶酺灯遮，点心酒盏，归之茶担，肩随以出。若治具待客湖上，先投柬帖，上书湖舫候玉，相沿成俗，浸以为礼。”云。

画舫有堂客官客之分。堂客为妇女之称。妇女上船，四面垂帘，屏后另设小室如巷，香枣厕筹，位置洁净；船顶皆方，可载女船。家人挨排于船头，以多为胜，称为堂客船。一年中惟龙船市堂客船最多。到了灯船客夜归，香轿候久，弃舟登岸；火色行声，天宁寺前，拱宸门外，高卷珠帘，暗飘安息（香名），此堂客归也。《梦香词》云：



扬州的虹桥(红桥),见清人麟庆《鸿雪因缘图记》

扬州<sup>①</sup>好,扶醉夜踉跄! 灯影看残街市月,晚风吹上笋儿香;剩得好思量。

① “扬州,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建业,而广陵专其名。《史记》:楚怀王十年城广陵,广陵之名始此。”

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  
诸葛花园疏理道，弥陀寺巷斗鸡场。

——吴伟业：《扬州竹枝词》

有一件小事，我在这儿非说实话不可，即算香港的《南北和》编导家看了头痛；我们该明白京戏源于徽班，而四大徽班乃是从扬州去的，并非北方的戏。另外有一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女人，连评话与弹词是二件事都不明白，却在那儿大放厥词。要知道近代东南评话的摇篮乃在扬州；直到今日，王少堂的评话，还是独树一帜的。

清初，那位混蛋皇帝乾隆六次下江南到了扬州，扬州既是天下财富集中之地，扬州官商就把天下财富来供皇帝的奢侈享受。扬州戏台在天宁寺，两淮盐务，照例备以花雅两部大戏。雅部即昆山腔（徽班是在弋腔底子上加了昆腔，也可说是昆腔底子上加了弋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腔，统谓之乱弹（花部、乱弹，即今所谓地方戏。这儿所谓“京腔”，和我们所听的京戏不同，乃是清初从南方到北京去的弋阳腔。秦腔是陕西梆子，弋阳腔即高腔，梆子腔指山西梆子。罗罗腔即饶河乐平腔。二簧腔即湖广汉剧，粤剧即由这一派发展起来，底子弋腔，也吸收了昆腔；所以粤剧与京剧同源，并非南北异趋）。当时，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二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元实为大洪班，汪广达为德音班，后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后来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属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都是准备侍候皇帝的。（当时巡盐御史还奉旨设局修改曲剧。）后来乾隆八十万寿，四大徽班入京祝寿，就是从扬州送去的。

这一课题的对答，是不能说得太多的，接着且说扬州的艺文异花——评话。康雍乾嘉，扬州全盛时期，全国文人学士，如吴梅村、吴敬梓、郑板桥、余淡心、金北燕……都曾寓居扬州，扬州画派有八怪之称，剧曲别枝有扬州清音、扬州弹词、本地乱弹种种民间乐曲。“评

话”的发展成为小市民所爱好的艺术。(说话人源出于北宋开封、南京、杭州,到了扬州,可能登峰造极。)明末,有一位驰名朝野的评话家柳敬亭(他本姓曹,扬属泰州人,避仇改姓为柳。)和诸文士相交游(《桃花扇》也说到他的事)。据吴梅村在《柳传》中说:“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各名其



晚清扬州画家王小某所绘柳敬亭像